

第一部分 语言、文化与教学

从二语习得的角度论语言的心理实体性

郝兴刚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

1. 引言

语言是什么? 如何来研究语言? 根据许国璋为“语言”下的定义: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作用于人与人的关系的时候, 它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 当作用于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时候, 它是认知事物的工具; 当作用于文化的时候, 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1](P1)}正是语言的这种多维性使得它长久以来一直是国内语言学界争论的焦点, 可谓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正如杨自俭曾指出的那样: “人文学科常有老问题常谈, 每当学科发展到一个阶段常回过头来看看那些最基本的范畴和命题有什么发展变化, 跟学科的现状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 需要做那些修改和补充。”^{[2](P53)}时至今日, 二语习得的研究正搞得如火如荼, 许多相关理论也应运而生,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该如何重新审视语言呢? 当然, 语言确是一套符号系统, 语言学大师索绪尔说过: “语言是一套符号系统, 在这一系统内, 只有声音和意义的统一结合是主要的, 在这一系统里, 符号的两个部分都是心理的。”^{[3](P14)}基于这种认识, 那么我们能否断言语言就是一种心理实体呢? 我们仍旧能从索绪尔那里获得更加有力的支持, 他说: “语言符号虽然主要是心理的, 但它们并不是抽象的概念, 由于集体的同意而得到大众认可, 其全体部分即构成语言的那种种联结, 都是实在的东西, 而它们就存在于我们的大脑里。”^{[3](P15)}在这样的前提下并在做了大量的研究之后, 笔者决定进一步证实自己的观点: 语言是一种心理实体。

2. 语言获得

2.1 影响语言习得的因素

毋庸置疑, 二语习得会受到来自内在的和外在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而这些因素实际上都与心理有关。

2.1.1 外 因

在二语习得的学习过程中,外因主要指的是正规训练(formal instruction),也就是课堂教学。至于正规训练,这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环节,然而无论如何,实际上“正规的二语训练对其整个过程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二语学习的效率和最终能达到的水平也起肯定作用。”^{[4](P135)} 对语料的加工方面,正规训练发挥着巨大作用。在多种训练方法中,人们设定了一种假设,其主张就是:专注于语言形式能有助于语法知识的获得,换句话说,它能提高学习者对目标语规则的本质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正规训练在学习者的心理变化过程中最能发挥其作用。著名的二语习得研究专家 Rod Ellis 曾讲过,提供的训练的目的是为了集中于具体的语言形式,而学习者常被鼓励去归纳这样的形式,学习者最终会在大脑中形成一种有意识的对该种语言形式的体现。^{[4](P227)} 我们会发现正规训练的功能就在于强调语言输入,而语言输入则会增进学习者对二语学习的了解。从这一点上我们可看出,这一环节与心理密切相关。

2.1.2 内 因

对二语学习的内部原因而言,笔者重点强调了情感方面,也就是情感反应,因为它与心理密切相关。情感因素包括诸如学习者的态度、动机、移情、焦虑和自我意识等方面,显而易见,这些因素都与心理结合在一起。我们不得不承认情感因素能从心理上有助于第二语言的学习。从另一个角度讲,在二语的学习过程中,我们会经常遇到“情感过滤”这一术语,根据 Yule 的观点:“情感过滤经常被用来描述一种语言习得的障碍,这种障碍来自于学习者的消极情感或消极经验。基本上讲,如果你受到压抑,感到不舒服,自我意识太强或没有被激发出动机,那么你不可能学会任何东西。”^{[5](P192)} 我们能得出一个结论:情感因素在对二语习得的影响过程中,不但从心理上起着消极作用,而且它也有起肯定作用的一面。

2.2 二语习得的过程

在二语习得的过程中,其包括的各个环节也与心理有着密切联系。当然,这一过程同语言输入、语言迁移和语言产生都是不可分割的。以语言输入为例,行为主义者高举他们的观点,“语言输入以刺激物的形式构成了使学习者能够习得的语言,并且这一刺

激也以反馈的形式出现。以前者为例,学习者的对话者(interlocutor)以具体的语言形式和语言模式为训练标准,而他们会被经常模仿的学习者内化为自己的东西。”^{[4](P128)}在先天主义者看来,语言输入被当作一种激活了学习者内部机制的触发器。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两种观点在对学习者的心理影响上是一致的。

那么,学习者究竟如何发展他们的第二语言习得系统呢?与之有关的程序是怎样的?“乔姆斯基宣称语言习得主要是思维机制的结果,这种思维机制具体来讲与语言有着密切关系。”^{[4](P14)}涉及到习得过程,我们必须弄清楚语言输入、学习者的学习策略和语言输出是怎样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众所周知,学习者需要筛选语言输入并且把其与他们现存的知识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这一筛选活动则与学习策略有关,而学习策略与认知原理有密切联系。习得一门第二语言的过程主要受到认知的普遍原理的监控,这些原理决定了学习者怎样从事语言的学习而不管学习者的知识储备如何。从很大程度上讲,语言的学习是一种创造性的过程,其中主要包括“形成假设、检验假设和自动化”三种程序,在每一种程序中,二语的学习者经常会利用多种策略。以形成假设为例,简化策略和推论策略会被采用;以检验假设为例,元语言策略会被利用;而在自动化过程中,学习者会经常利用正规训练这一策略。几乎每一种策略都与学习者的思维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所有的程序都与心理有关。同时,“Schuman (1975)认为情感因素在二语习得的过程中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他把这些因素当作二语习得的过程的推动者和控制者。”^{[6](P32)}由于情感因素的影响,整个过程越发与心理有关。总而言之,既然情感因素和认知原理都与心理有关,我们不妨断言二语习得整个过程也与心理紧密相连。

3. 语言产生

我们究竟怎样才能产生语言?根据 Levelt 的观点,他把语言产生当作一种由四个前后相继的时期构成的一种线形的结构,这四个时期包括:语言概念化、语言形成、语言发出和自我监控四个时期,我们逐一讨论这四个时期来证实它们都与心理有关。

3.1 概念化

言语来自概念。按照美国著名心理学家 David McNeil 的观

点,他认为“主要的语言概念以两种并行的思维模式而存在,他们是可以产生一系列单词的句法思维,其中这些单词是我们在谈论语言的产生时经常会涉及到的;还有一种是能创造交际中的完形视觉模式(holistic and visual mode of communication)的想象思维。”^{[7](P27)}根据他的观点,如果想深入概念化这一时期很难不涉及到一些思维术语,而且,众多已提供给我们的心理语言学的证据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上述三个时期的了解。

3.2 形成

在这一时期里,我们探讨语言产生过程的最终产物,从而使我们可以术语方面更加精确,在使用实证数据时更加有把握。许多心理学家已经发现我们在思考音节、单词和短语的同时,也在构思着下一步将要说什么,这正是心理语言学家发现口误这一现象很具有研究意义的原因所在——通过对它的研究,我们可以洞悉语言形成的过程。三十多年以前,著名的心理学家 Karl Lashley 向我们展示了口误是怎样使我们洞悉语言的产生这一现象的。他发现那些组成言语的单位,如“音素”和“词素”,在形成语言的过程中,心理上具有真实性。这意味着“当我们不小心说错的时候,我们总是在某种语言结构的界限内部犯错误,好似我们在故意安排口误以使得它恰恰适合语言上的某个空白处。”^{[7](P34)}如:我们说话时常犯错误,把“she sore”[她疼了]说成“seashore”[海边],把“五花八门”说成“五门八花”。^{[8](P273)}简而言之,我们发现在语言形成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心理实体。

3.3 自我监控

根据二语习得研究的一位先锋级人物 S. Pit Corder 的观点,只有非本族语的演讲者才会犯错误。为什么呢? Scovel 讲过:“本族语者不犯‘错误’这一事实与本族语者在犯错误时自我纠正这一事实是相符合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说话者总是处于不断的自我监控的过程中。我们都清楚语言产生并不是一种单向的信息传播;它是一种带有反馈的自我纠正的过程,这个过程使得他们能确信前面的三个时期——语言产生、概念化和语言形成都是精确的。总之,我们的大脑会在语言产生之前就开始监控,而自我监控也具有心理性。

4. 中介语

何为中介语?按照 Yule 的观点,“在 SL 中,有一种介乎中间的系统经常被使用,但这种系统是一种有着自己规则的固有的多变系统,这种系统可被称为中介语。”^{[5](P195)}那么,中介语究竟从何而来?根据 Dulay 和 Burt 的观点,“儿童习得第二语言时仅仅再次激活了那种内化第一语言的语言习得机制,他们会利用‘创造性结构(creative construction)’的同样的程序来内化本族语和目标语。”^{[9](P97)}中介语由此产生。显而易见,中介语也与大脑有关。众所周知,中介语有其变体,它的变体被看成是各种各样的不同心理语言进程的结果,并且变体是由于内部的心理活动造成的。Yule 还声明过,没有人否定与中介语变体有关的内部心理过程不会存在。尽管目前的中介语变体理论分成两派,然而每一派仍然坚持其内部的心理过程确实存在这一观点。

5. 语言理解

语言的理解也具有心理性。我们是怎样理解语言的?听者和读者是怎样破译他们听到或看到的语言符号呢?下面我们就从听和读两个方面来研究语言的理解过程。根据 Jean Aitchison 的观点,他主要列举了五种影响听力理解的策略——听我们预想听到的,据已知推测法,填补空白法,“龟兔”模型法(hares or tortoises)和“营救鸮鹗(rescuing the owl)”法。^{[10](P51)}如果我们洞悉这些因素,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每一种因素均与一种心理过程有关。例如 Scovel 给出的这些句子:

- (1) It was found that the _eel was on the axle.
- (2) It was found that the _eel was on the shoe.
- (3) It was found that the _eel was on the orange.
- (4) It was found that the _eel was on the table.

这是一个我们的听力怎样受心理影响的典型的例子。为了理解这些句子,听者将会借助于第一种策略:听我们预想听到的。在每种情况下听者都会把“eel”当作句子中的关键词,但是大多数的听者宣称,对每一个例句而言,他们都会听到一个不同的单词:把(1)中听成 wheel, (2)中听成 heel, (3)中听成 peel, (4)中听成 meal。在这些情况下,听者不会准确地记录他们听到了什么,而是根据积极的思维过程来推断他们期待从上下文中听出了什么。据

此我们不妨断定听者的心理过程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的理解,其它的策略也都属于这种情形。其次,即使语篇中出现的最轻微的变化也会强烈地影响听者的理解,比如,“听者在听到一个关系代词时肯定会期待着有一个关系从句,这是一个心理语言学上的事实,而且,合乎语法的代词的省略能给听者的理解过程增加负担。”^{[11](261)}

那么,阅读过程又是怎样的?什么样的心理机制会影响理解过程?事实上,对单词、句子或文章的理解是一种复杂的心理过程。在理解单词的过程中,需要运用多种思维分析程序,也就是Scovel的并行分配加工程序(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通过这样的程序,心理学家会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对单词的理解。至于对句子和文章的理解,心理学家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在理解句子的过程中,曲径(garden-pathing)理解策略会被采用;在理解文章时,“具有背景知识或缺乏背景知识都会很明显地影响我们记忆篇章的方式。”^{[7](67)}即背景知识会激活思维联想。总之,语言的理解并不是对听到或看到的东西的被动接受,重要的是,我们的心理思维机制被激活了。

6. 结束语

总而言之,我们的心理思维机制渗透于语言获得、语言产生、中介语和语言理解中的方方面面,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语言确实具有心理现实性。

参考文献

- [1] 许国璋. 论语言和语言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2] 杨自俭. 谈谈语言和语言学[J]. 外国语,2002,(1).
- [3] Saussure, F.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 [4] Ellis, Rod.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Press, 2000.
- [5] Yule, George. The Study of Language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 [6] Beebe, Leslie M. Issu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Columbia: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
- [7] Scovel, Thomas. Psycholinguistic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Press, 2000.

- [8] 桂诗春. 新编心理语言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 [9] Tarone, Elaine. Variation in Interlanguage [M]. London: British Library Cataloguing Publication Data, 1988.
- [10] Aitchison, Jean. The Articulate Mammal: An Introduction to Psycholinguis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 [11] 刘润清,史蒂文·麦基. 现代语言学名著选读[C]. 北京:测绘出版社, 1988.

英汉语篇衔接手段的对比

黄 莉 晏生宏

(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044)

1. 引言

近几十年来,随着语用学、话语分析、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等的发展,对语篇的研究越来越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点。迄今为止,关于语篇组成的探讨已经不少,在 Halliday & Hasan 1976 年出版的《英语的衔接》(Cohesion in English)一书中,最早提出了语篇衔接模式。在 Halliday & Hasan 1985 年出版的《语言·语境·语篇》(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一书中,扩大了衔接概念的涵概范围,把衔接的意义范围扩大到了实现谋篇意义的结构之间的关系。胡壮麟在其所著的《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一书中,提出了语篇衔接与连贯的多层次思想,进一步扩大了衔接的范围。

语篇衔接理论可以应用于许多领域和学科。其中最直接的就是语言教学的语篇分析。其次,语篇衔接理论还可以应用于文体学研究、社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研究。除此之外,语篇衔接理论还可以应用于对比语言学和翻译理论和实践中,通过对源语和目标语衔接手段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两种语言语篇的组织方式和特点,从而在翻译中采取适当的方式把源语的衔接手段用相应的目标语衔接手段来替代。

2. 衔接的含义及主要手段

在 Halliday & Hasan 的《英语中的衔接》(1976)中,对衔接作了如下定义,“衔接是语篇中的一个成分和对解释它起重要作用的其它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可见衔接是一种语义关系,即语篇中语言成分之间的语义联系,或者说是语篇中一个成分与另一个可以与之相互解释的成分之间的关系。当语篇中一个成分的含义依赖于另一个成分的解释时,它产生衔接关系。语篇在意义上最后形成一个整体是语篇衔接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在语篇内部,具体成分之间的衔接使某个部分形成一个整体,而各部分之间的衔接则使整个语篇形成一个整体,从而使整个语篇前后一致,相互呼

应,实现了语篇的连贯。

在 Halliday & Hasan 的语篇的衔接模式中,语篇衔接手段主要有上种照应(reference)、省略(ellipsis)、替代(substitution)、连接(conjunction)以及词汇衔接(lexical cohesion)。词汇衔接主要通过重复(repetition)、同义词(synonymy)、反义词(antonymy)和词汇同现(collocation)等词汇手段来体现语篇的语义关系。笔者就上述衔接手段就英汉两种语言作一些简要对比。

2.1 照应(Reference)

"A participant or circumstantial element introduced at one place in the text can be taken as a reference point for something that follows" (Halliday 1985: 309). 照应指的是语篇中一个成分作为另一个成分的参照点。

- (1) Peter, Peter, pumpkin eater,
Had a wife and couldn't keep her
He put her in a pumpkin shell,
And there he kept her well

在这一语篇中,he 和 her 均为 anaphora(复指语)分别指 Peter 和 his wife。这种复指关系就形成了照应关系。

(2) 这个人打扮与姑娘们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缨络圈,身上穿着镂金百蝶穿花大红云缎窄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材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曹雪芹:《红楼梦》

……Unlike the girls, she was richly dressed and resplendent as a fairy.

Her gold-filigree tiara was set with jewels and pearls. Her hair-clasps, in the form of five phoenixes facing the sun, had pendants of pearls. Her necklet, of red gold, was in the form of a coiled dragon studded with gems. She had double red jade pendants with pea-green tassels attached to her skirt.

Her close-fitting red satin jacket was embroidered with gold butterflies and flowers. Her turquoise cape, lined with white

squired, was inset with designs in colored silk. Her skirt of kingfisher-blue crepe was patterned with flowers.

She had the almond-shaped eyes of a phoenix, slanting eyebrows as long and drooping as willow leaves. Her figure was slender and her manner vivacious. The springtime charm of her powdered face gave no hint of her latent formidability. And before her crimson lips parted, her laughter rang out.

——杨宪益 戴乃迭 英译《红楼梦》

从上述例子可见,尤其是《红楼梦》中英汉语段的对比中所见,英语中为了避免重复而反复使用代词与上文形成照应,而汉语则相反,汉语中用代词的频率相对来说比较低,汉语中常省略代词,从而使行文显得简洁流畅。从照应这一角度对英汉语篇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英汉在语段上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特征,汉语有形合(hyporaxis),也有意合(parataxis),但汉语重意合,汉语句子的扩展主要凭借主体(the speaker)意念,与英语讲求接受手段(cohesive ties)以形合机制为语段发展迥然不同,汉语语段以意合为主轴,以意役文,以神役形,正是这种行文风格,构成了汉语独特的旷乎人世的语言美。

但是,在汉语中有时为了语义上的衔接,或者为了渲泄强烈的感情、增强语言的感染力,反复使用代词的现象也存在。如例(3)中就反复使用了代词“我”,以渲泻主人公安娜强烈的自责,使语言具有丰富的表现力。

(3) “我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我的名誉和儿子。我做了坏事,因此我不指望幸福,不指望离婚,我将忍受耻辱,忍受离开儿子的痛苦。”——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2.2 省略和替代(Ellipsis and substitution)

在 Halliday 所著的《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1994)书中,对省略和替代作了如下界定:

A clause, or a part of a clause, or a part (usually including the lexical element) of a verbal or nominal group, may be presupposed at a subsequent place in the text by the device of positive omission. Either the structure is simply left unfilled which is ellipsis properly so called; or else a place holding element is in-

serted to signal the gap which is referred to as substitution. (309-10)

省略是避免重复、突出新信息,从而使语篇上下紧凑连贯的一种语法手段。替代与省略联系紧密、替代词只是形式,其主义要从所替代的成分去索引。在语篇衔接中引入省略替代这一手段,可使语篇有机结合,成为“长短不一的任何可以组成一个统一整体的语段”(Halliday & Hasan, 1976:1)。英语和汉语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如以下例子。

(4) American food is not the same as the English kind (kind = food)

(5) 尽管他也认为猜疑是可耻的,应该相信妻子,而且这种信念并没有被破坏,他却感到面对一种乱七八糟的荒唐局面,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卡列宁面对现实,发觉妻子可能爱上别人。他觉得这样的现实实在荒唐,简直难以理解。——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例(5)中的“这种”,替代了“尽管他仍认为猜疑是可耻的,应该相信妻子”这个句子,“这样”替代了“发觉妻子可能爱上别人”的。从而避免语言的重复累赘,使行文简洁流畅。

2.3 连接(Conjunction)

“连接是通过连接成分体现语篇中各种逻辑关系的手段。连接成分往往是一些过渡性的(transitional)词语,表示时间、因果条件等逻辑上的联系”(胡壮麟 1989:156)。语篇连接有增补(additive)、转折(adversative)、原因(causal)和时间(temporal)等语义联系,如:

2.3.1 增补

(6) This rollicking, bawdy work is performed during the summer there and highlights the charm, beauty, and good humor of the place—and explains why he so loved the sea coast villages of Wales.

译文:这部充满了欢声笑语,也夹杂着粗鄙玩笑的作品,每年夏天都要在此地上演,显出这个地方的迷人、美丽与随和气氛,也解释了托马斯热爱威尔士海滨乡村的原因。

从这一段原文与译文的对比中我们不难发现,英语中用增补

词 and 来衔接句子,使整个语段紧凑连贯,而且在前文的基础上又增补了新的信息。这一增补现象在汉语中也存在,如译文中的增补词“也”,起到了衔接上下文,增添新信息的作用,“也”字的增补,使译文在语法结构上更为完整,行文更为流畅,但汉语语境不同,措辞则不同,如例(7)中的“何况”一词。

(7) “……我从没见到他办一件事要花半天功夫! 何况是那么一点小事,他只要眉头一皱,办法就全有了! ……”

2.3.2 转折

(8) I had an air of impudence, but was really an arrant coward, nervous and self-conscious to a heartbreaking degree. — Bernard Shaw: How I Became a Public Speaker

(9) 他没有回到小声嘈杂的客厅,却站在游廊里,凭栏望着天空。——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从上述例子中可见,英语中常用 but 及 yet 等词来表示转折,汉语中常用“然而”、“却”、“但”表示这一概念,都是“通过连接性词语连接的是与‘预期相反’的语义”(胡壮麟 1994:99)。英汉两种语言在这一点上是基本相同的。除此之外,在对具体语篇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英汉的转折连接都存在同一现象:有的转折关系不很明确,有的则过于强烈。前者体现为矫正性连接,通过后句对前句的措辞略作调整,如例(10),后者体现为排除性连接,其前提是后续句中的情况需排除于前句之外,换言之,前句中的情况,只有在考虑到后读句中的情况才能成立,如例(11)。

(10) “……我再告诉你,美老板也和汪先生的朋友来往。说起来,也可以算是一条路上的人,……。”——茅盾:《子夜》

(11) Billy: It's very quiet, mind you. Except at weekends. — J. Osborne: The Entertainers

2.3.3 原因

(12) ... she felt that there was not time to be lost, as she was shrinking rapidly. So she got to work at once to eat some of the other bit.

(13) 卡列宁年轻时对决斗特别关心,因为他天生胆小,而且在这一点有自知之明。——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从上述例子中可见,英汉两种语言在因果连接这一衔接手段

上差异不大,逻辑上,因先于果,在实际语篇中,有时由果及因,有时由因及果,只是两种语言的语言习惯不同,措词不一而已。

2.3.4 时间

(14) The weather cleared just as the party approached the summit. Until then they had seen nothing of the panorama around them.

(15) 可是床里的小孩子却哭得更厉害。同时,房外楼梯上脚步声响了,带哭带嚷的青年妇人奔进房来。——茅盾:《子夜》

在表达时间这一概念时,英语语篇和汉语语篇的衔接手段基本相同,因为任何“有意义的语篇必然正确地完整地反映一个事件的发展过程”(胡壮麟 1994:103)。“比较复杂的时间关系往往在时间先后顺序外,夹杂其它语义”(胡壮麟 1994:104)。

2.4 词汇衔接

“词汇衔接指语篇中出现的一部分词汇相互之间存在语义上的联系,或重复,或由其它词语替代,或共同出现。只有词汇的相对集中,才能保证语篇的主题和语义场取得统一”(胡壮麟 1994:112)。

2.4.1 重复

“词汇衔接中最直接的方式是具有同样语义同形式的词在同一语篇中反复出现”(胡壮麟 1994:115)。无论英语语篇,还是汉语语篇,重复这一衔接手段都极为常见,词汇的重复不仅可以有效地衔接语篇,而且能表达感情意义。当人们极度高兴或悲痛时,一时语塞,往往不禁采用词语重复的手段来抒发感情。

(16) I'm always afraid of bears. I met a bear yesterday.

(17) 安娜在她获得自由和迅速复元的初期,觉得自己太幸福了,幸福得简直不可饶恕。——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2.4.2 同义词、反义词

词汇的重复使用过多会给人以词汇贫乏,苍白无力之感,而且会降低篇章的信息性,因而在英汉语篇中也常使用同义词,如例(17)和例(18)、反义词如例(19)这一衔接手段。

(17) ... It snowed. For hours it had been snowing, the first heavy fall coming in the middle of December. Heavy flakes

drifting across the overhanging corner streetlight masked the familiar fences and trees...

——Morkey Callaghan: Winter

(18) “也有他很配的，例如在铜钱银子上的打算。”“哦——又是和金钱有关系？”——茅盾：《子夜》

(19) He fell asleep. What awoke him was a loud crash.

同义词在语义上的侧重有所不同，各自的意义又有细微差别，意义交叉重叠，互为补充。有利于读者把握篇章连贯性的线索。同义的一个极端是反义，“其功能是在两个词项之间可以期待一种意义有区别的对比关系”（胡壮麟 1994:119）。对话篇衔接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在这一点上，英汉语篇是相同的。

2.4.3 词汇同现

“经常同现的词汇（即搭配）也具有连句成篇的作用”（胡壮麟 1989:160）。同现的词汇在语义上往往是有联系的，如下面几组词：ice and cold; snow and white; 称赞与快活；夕潮与涨潮。

3. 结束语

通过对英汉两种语言在语篇衔接手段异同方面的分析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两种语言语篇的组织方式和特点，从而加深对两种语言的特点，共性及差异的理解。但本文在分析英汉语篇衔接手段不同点时尚存不足，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参考书目：

Halliday, M. A. K. & R. Hasan. 1976. Cohesion in English. London: Longman

Halliday, M. A. K.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 London: Arnold

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1989，《系统功能语法概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胡壮麟，1994，《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张德禄，2000，论语篇连贯，《外语教学与研究》第2期。

A Study on Pragmatic Meaning

—A Case of Discourse Analysis

Mingguang Yang(杨明光) Qinyong Yang(杨勤勇)

Yunnan University

Sta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last year, I went to visit my friend in Hartford. My friend and I went to get together with some friends for a big turkey dinner party. During the party, I happened to hear someone telling a story. I present it here as a conversation so that I can have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it.

Situation: Two mothers, Tony from China who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five years ago and Judy, an American native, are talking to each other in a park while their children at play. They have a friendly relationship, but is not a close one.

Tony: "Hi, Judy. (Judy and Tony's children begin playing together in the sand.)"

Judy: "Hi, Tony. How are you?"

Tony: "Fine. I'm glad to see that our children like to play together."

Judy: "Yeah, me too. I remember just a month ago they weren't sharing their toys."

Tony: "Now it looks like they're enjoying each other."

Judy: "Finally! Maybe we could get together at each other's sometime. I'm sure the kids would enjoy that."

Tony: "Sure. That'd be nice."

Judy: "Well, let's do it soon."

Tony: "O. K." (Judy and Tony continue to talk while their children are playing.)

Two weeks later in the same park:

Judy: "Hi, Tony."

Tony: "Hi, Judy. How are you?"

Judy: "Fine. How about you?"

Tony: "Pretty good."

Judy: "I've been so busy lately, but I still want to have a get-together soon. I know our kids would enjoy that."

Tony: "Yes. They would."

Judy: "Let's do it soon."

Tony: "O. K.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They continue to talk for a while.)

Judy: "I can't stay long. I promised my kids that I would take them to the library across the street."

Tony: "Yeah. I have to go too." (Tony and her children get ready to leave.)

Judy: "Let's have a get-together soon. I'll give you a call."

Tony: "O. K. That sounds good. Bye."

Judy: "Bye."

(Another two weeks passed. Tony looked forward to the invitational call from Judy but she got no call and nothing happened.)

Cultural Background

Tony and Judy have a conversation. Their children enjoy playing together. When they are ready to part, Judy says to Tony that they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at each other's. Tony responds that'd be nice. Two weeks later they meet again and Judy mentions that she still wants to have get-together soon and she will give Tony a call. Tony replies that sounds a good idea. After a few weeks Tony begins to feel that Judy has been rather insincere because she has not followed up her invitation for get-together with a specific time and place.

The diversity in discourse patterns expected by many Asian speakers of English and by western speakers is the source of the problem between Tony and Judy. The pattern which I have mentioned above of displacing important points until nearer the end of a conversation, which is often found in East Asian discourse, has

led Tony to think that this mention of get-together at the end of the conversation is of some importance to Judy. Whether it is important to Tony or not, she believes that Judy is seriously making an invitation to get together. Judy, on the other hand, has made this mention of getting together sometime at the end of her conversation because it is of little major significance. For her it does not signify any more than that she is glad that the kids would enjoy that. It is not a specific invitation, but just a conversational way of parting with good feelings toward the other.

In our daily life, we can often hear such a sentence from our American friends: "Please stop by anytime, we can have a dinner together, I will call you." Of course, we can easily understand its structural meaning but hardly know its pragmatic connotation. When we make an analysis of the context and the function of this kind of invitation, we can find the sentence itself the end of the conversation. It doesn't really mean the invitation. It functions as a mere polite and effective way for American native speakers to do that instead of saying "I have to go now" or "I have an appointment now." This is also one of the functions of invitation in communication but the real or formal invitation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is, in which explicit content, place, time and requirement of reply should be included. Take "I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for a turkey dinner at my house at 7 Thursday evening, will you come?" for example. In this invitation the content is *for a turkey dinner*; the place is *at my house*; the time, *at 7 Thursday evening* and the requirement, *will you come*. Americans usually reply to this formal invitation in a clear way no matter whether they will accept it or not. When accepting, they are supposed to thank the host for his kindness. When refusing, they may first say "thanks" and then the reason of their refusal. Otherwise, it would be considered as impoliteness.

Discourse Analysis

Language is ambiguous. It can never fully express our mean-